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十五



建安祝穆和父編

合喪事部

國哀

羣書要語

天子死曰崩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音指之廟立

遠遊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朱氏注曰霞與遐同

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辭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莊子作

登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赤帝之氣釋莊音又讀假

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周書曰謚者行之跡是以

大行下子通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皇帝新崩未有定

謚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風俗通千歲厭世而去乘彼白雲遊

于帝鄉莊子宮車息駕通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朝須故稱

駕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官車晚出也漢天文志賈誼疏曰朝委

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衣裘

也漢書

古今事實

鼎湖攀龍

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

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龍七十餘人龍廼上去餘小臣不

得已乃悉持龍髯黃帝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

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郊祀志

如喪考妣

舜二十有八載堯乃組落百姓如喪考妣二年四海遏密八音

書舜典

降割我家

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也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嬖嬖在疚

閔予小子嗣王謀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於乎  
皇考求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  
皇王繼序思不忘

未堪家難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文  
予將就之繼猶判澳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休我皇考以保明其身

病既弥留

成王將崩命召公奭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王曰嗚呼疾大  
漸惟幾病日臻既弥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用敬保  
元子釗弘濟于艱難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崩

沒於祗宮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注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夕獲沒謂  
免篡弒

即位而哭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  
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定為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

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是在世子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甲者大悅

尸蟲出戶

十月乙亥齊相公卒易牙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宿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為棺封辛巳夜斂殯

祖龍死

秦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水神也秦以水德始皇帝將以水德故其水神自相告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多謂始皇也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車載鮑魚

秦始皇崩於沙上李斯以下崩在外不發喪載輜車中輜車臭詔從官令載鮑魚一石亂其臭

誣以飾貌

順帝朝有希梁異曰共作飛章虛誣李固罪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異畏固名德更奏前事遂誅之

女簪白花

晉杜皇后預之曾孫先是二吳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帝持心喪

仁廟聖誕以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為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楊

太后病革 上問疾楊密語其事 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  
章獻難之於是持心喪 孫公談圃

古今文集

雜著

卞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頽谷踊五行牙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  
百姓戲歎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室名  
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  
乃作誄曰我皇之生神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  
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  
不忝先哲玄覽万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  
降接壽列陰廼陽觀潛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万国温温其仁  
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 翼二親桑梓

五十四

前四

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竅其功我后齊聖  
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力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  
躬御緜練日昊忘飢臨樂勿聽去奢即儉曠世作蹟慎終如始  
蹈和履身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踴天躋地祗畏神明敬微慎獨  
執禮幽宜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  
蒙祉日天何閻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瘞豈命有終  
神食其言遺誥在疚承諱東藩躡躑郊畝灑淚中原追號皇妣  
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烟巡省階途  
鬢髯樛軒仰瞻帷幃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  
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與  
揮淚兩集徘徊輻輳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 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

帟舒阜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登衛而

延首想鷲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

時無二展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宵御龍遙緒在秦作刘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清漢表靈曾謁沙膺慶爰定厥辟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耀中

谷敬始絃緹教先種稷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若道方

被于佐求賢在謁無訖顧史弘式陳詩發義厚下曰仁藏性伊

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

國軒曜輓轉星女懷光素舒竹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

藐懷袖縻依家鍊寶業身嗣昌輝壽宮寧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哉帝迁四命長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懸故劍徒嗟金

穴璋璫寶獻禱禴罔設嗚呼哀哉思馬相告袞宸駕長往貽厥遠

圖末命是獎懷也豐沛之縑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倉梧之不從

兮導射隅以同襲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鏤於松楸

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綺於通軌兮接龍帷於

造舟廻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涯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闕宮之遠

烈兮聞續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

於賜衣兮哀日降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

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冊

梁王均

登輅我我龍驟跼步羽翹前駟雲旗北徭皇帝哀繼明之寢曜

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

鴻烈詔撰德於銘旌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儂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

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等寬綽居心温恭成性

脩林孝友萃由嚴敬感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流略包舉藝文  
編該組素殫極在墳騰塞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  
雲物告徵後沴塞象皇靈耀耀山頽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  
具修無陰詒承安仰嗚呼哀哉旨夏司開友秋紀節容衛徒數言  
青華萎絕書魄空張談楚罷設虛饋錄滋松翳翳嗚呼哀哉  
簡辰請日返台龜自幽壙風谷兮宮獻成武城齊列文物增明  
昔遊道水負然無聲兮歸郊郭徒御相嗚嗚嗚哀哉昔絳闕以  
遠徂輔書明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則望國都而不踐渡脩坂之  
威夷溯平原之悠緬躡蹠足以酸嘶挽悽而流泣嗚呼哀哉  
混玄音於黃籟鬱容於天日雖夏六之森陰乃寒林之蕭瑟  
既將反而後安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求潛於哀質  
嗚呼哀哉

唐肅宗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庚子正月甲寅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  
大內太極殿之西階每二月十五日庚申遷座於景陵禮也玉  
衡南指金液北洛而書其於素雲卷其綃幕柳宮龍動竹  
池魚躍北無而山於石梁萬靈驚於哀節哀子嗣皇帝仰攀  
雖華嚴莫瑞也哀無容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  
亦隔降香百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惟唐甲初日光應道焉帝去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  
顯赫一朝總齊山河劫其大家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  
出濤離四心臨未融規則盤石封殊躬桐承桃黃屋主邕青宮  
祀樂盡在謳歌存至軒皇勳勳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  
拾聲下色先意承志家公取言天子存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  
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相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秋藻霞鮮  
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當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



涕謁宗廟臣朝昊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既加寶曆一定  
窮人屢賑名士交聘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麟羽遂性  
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  
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寒憲草雷風號令首臺齒劍上當納奔  
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工者有征不誦靈廓金陵道清  
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鎖就戮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  
恢恢不識蕩蕩難名信文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  
調共玉燭徇以木鐸涇河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台土大興太學  
清謁鳴鑿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夷戎羌敢不來王  
天下清靜朝廷樂康會冠冠以高宴戲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  
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為於犧皇日出入於安窮極雲  
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兮忽聞於鶴語謂百年之可卜  
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而下臨也脫履以輕舉富姓哀其考喪

七

子官懷其後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蹕於北宮嗚呼哀哉  
披靈衣兮如在委山佩兮若休遺環海以辭寐謝鼎湖而遠游  
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鳥同軌之遽至咽長川而  
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五竿以宵奠駕金掖  
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遙迤原野蒼茫日月去  
復去兮降堯堦愁莫愁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一人作豐  
山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秘龍顏鱗  
有逆兮會觸髯欲升兮尚攀朝日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  
植朽兮未拱閭生苔兮已封嚴日官而深閉謫雲幄以空還興  
衆感於東井結宸悲於九閭嗚呼哀哉袖行無方乾健不息物  
皆被於聖澤人自遂於帝力魏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  
玄表以長存冠蒼穹而罔極嗚呼哀哉

慰國哀

余讀魏氏雜編見 貞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家登極在還書蓋  
大臣同憂戚且有慶弔往在南都奉 神宗諱見蘇尚書作本  
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也 則以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  
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  
大行皇帝奄棄方邦天下臣下異同號慕昔同華縵俱受異恩  
攀靈馭以無繇望天顏而求訣方纏悲緒遽奉台函推咽之誠  
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  
普慶俄頌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滯外  
藩已成美政祿廟作徵於舊德雲雷始治於新恩未果馳誠先  
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后山叢談

布四脚加冠

司馬溫公云 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群臣布四脚加冠於  
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

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牛紉髮 髮同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幘頭馬  
周謂重繫前脚蓋布四脚皆後垂如制制遇冕則繫其前脚如  
唐制 英宗崩未以道諡為幘明有司遂用兵間暮喪之服  
以今漆紗幘頭去其鐵脚而布裘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  
之而冠幘頭之失自次道始也 亦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  
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 於禮為繁矣 后山叢談

太上皇帝卜懋慰

皇帝表

周必大

天心難測邦禍存臻用涉夏秋而喪考妣 中慰 臣竊以慈懿寢  
園之奉髮馭將歸聖安丹鼎之成龍胡以斷黎庶攀號而不釋  
聖神悲痛以何堪共惟 陛下孝通神明躬侍寢膳大舜終身  
之慕每竭誠心有告二聖之歡方隆榮養驟惟变故諒極哀恫  
願寬銜恤之情毋爽宅憂之禮臣退休田里阻前呂庭臣無任

孝宗登遐慰

皇帝表

聖君侍膳萬伸永命之新天父登遐忽下遺音之詔痛結嚴哀  
之遽哀纏率土之濱中慰恭以 尊皇德洽民心仁根天位陟  
帝位二十八載高蹈勸勤至寢門一日三朝以膺隆養福共期  
於壽考朕俄殞於寤以設黼衣於牖門惟聞末命乘白雲於帝  
所恍隔古遊折玉劍以空存視美牆而猶見其惟 陛下睿思  
罔極孝慕素深問安節以色憂不能正寢宅亮陰而忠道茲故  
弗言願懷繼志之圖少抑終身之戚日亦延郡綬親在海壖驚  
奉諱音徒結攀号之戀坐縻官爵莫伸奔問之誠

寧宗升遐恩 皇帝表

趙汝談

皇兮弗出降此鞠凶黎民何辜罹此荼毒中慰伏以 六行皇  
帝抚億兆衆踰三十年仁恕如乎人心恭儉根於天性清淨无  
作神明為待故能消巨患若漢永除宿奸如棄唾宗社祇叶朝  
野宴寧志方奄聞水地震動共惟 陛下越自藩邸入承庙祧

中慰

九

亭育之恩深付託之器重孝思方切悲慕奚任然而綴衣于庭  
群公既皆听命即命而哭自官莫敢不哀少抑至情求紼大業

寧宗升遐恩 皇太后表

趙汝談

顯奮降割宸徑登遐群方震駭為万幾号絕中慰共惟 太皇太  
后陛下陰陽合德夙夜同心勤相歷年順成多慶驟罹禍棘詎  
劇悲摧頤裁弓劍之思勉副庶惟之託

皇太后升遐恩 皇帝表

周必大

慈帷晝掩哀計交聞凡思持載之功幸抱摧傷之痛中慰共惟  
陛下事親及礼侍膳殫誠久承父母之歡徽音遽隔遠瀆顯示  
之孝追慕何第頓首陟岵之悲少副普天之望

皇太后升遐恩 皇帝表

周必大

冀結束朝悲纏中夏遙知醉穆正切哀恫中慰共惟 陛下  
本白天行皆高世漢文至孝晨昏无解帶之安虞舜好生遠邇

釋書冠之禁既動施德可謂寧親倏聞厚地之傾莫曉彼蒼之  
意須思適變母致過哀上以符 慈寧治命之言下以副黎庶  
誠心之懇

壽仁太上皇后上仙慰 皇帝表 周必大

災纏長禁悲動蔽東中慰伏以 尊号沙麓儲祥河洲勅諫動  
宣婦道誕育聖躬共惟 陛下欽念母慈脩勤孝宮中自行  
三載之制天下咸識一人之心願寬罔極之哀永御无疆之曆  
臣限以退伏田里不獲奔赴宮闈臣无任

皇后上仙慰 皇帝表 周必大

柱輪恩耀掖掖厥儀厚載傾淵秉斯惻中慰伏以 大行皇  
后天不殺茲餘地望高華父慈婦順之慈正倚坤寧之助奮從  
先旨哀返中闈共惟 陛下孝切亮陰忘隆備極虫聖情之易  
感故天數之難移願寬聖學之思垂訓合生之望臣退居田里

限近宮庭臣无任

孝宗梓宮啓殯慰 皇帝表

舜三年之喪倏臨襄葬商兩楹之殯心啓敢塗痛結重哀悲纏  
率土中慰共惟 太上皇帝陛下孝志罔極哀礼无違至恭默  
弗言其已忘於天下然齊疏躬服自不廢於宮中願紆追慕之  
懷益及送終之典臣効官疎遠奉報蠶推莫伸同軌之駿奔徒  
隕交頤之涕泗

顯仁太后發引慰 皇帝表 周必大

陟彼岵兮爰卜青烏之吉維其時矣遽瞻畫畫之行祖道逶迤  
聖情惻楚中慰共惟 陛下德鐘天性道冠人倫粵符素柰之  
謠采切夢我之感親喪固所自及也內不廢於三年聖德 何  
加於孝乎外已形於四海逮茲遣奠尤極哀崇願淑靈已隔於  
東朝惟追慕少寬於南面

同前

周必大

龜猶告吉程駕即塗念慈矩之長違知聖情之永慕中慰共惟陛下高行超於今古純誠貫于神明自罹文母之哀益顯有虞之孝送終盡禮遣奠及期瞻披緋之在庭宜拓園之增感願副群生之望少寬罔極之懷

寧宗發引慰 皇帝表

龜筮協從既先於遠日龍輜就祖已次於近郊罄海宇以悲摧極乾坤之悽愴中慰共惟陛下作民明辟執古通喪致堯之思於美牆而如見盡舜之孝豈富貴之解憂屆七月之有期增九重之永慕臣輸將無補苞從有行臨表涕零實難忘於忠恋承祧体重願少抑於聖懷

寧宗發引慰 皇太后表

宮車晏駕考卜因山盛衛夙嚴厲引載道罄万方而永慕悵七

前四十一

月之有期中慰共惟 陛下以母儀之尊盡婦道之順雞鳴警戒憶往日以增悲龍駕飄搖痛終天之永訣同前

英宗掩殯慰 皇帝表

王安石

須百禩之林已蕞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中慰共惟 陛下德茂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節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預朝班

同前慰 皇太后表

王安石

宮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 殿下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辨護之微勞

太皇太后掩殯慰 皇帝表

周必大

駟馭上賓武帳以虛於長樂龜猶未諗容衣遂闕於稽山一人嗟慈範之違萬國嘆坤儀之遠中慰共惟 陛下純誠冠古至

行積中慕親之心未嘗息焉執喪之禮可謂盡矣神靈為之顯相天日至於晏溫用葛無麻蓋異魯君之母因山配地安同唐室之規仙寢既成真游莫返追懷聖善固益動於孝心俯為邦家當勉裁於哀慕

同前

周必大

日月有期爰畢因山之制寢園在望共勤陟岵之瞻追懷太妣之徽音益惻武王之達孝共惟陛下德隆天性念極母儀既哀戚之內深亦禮文之外盡為之宅兆奉長樂之禕衣見于著龜祔裕陵之吉壤逮茲甫窆孰不纏悲雖上聖禁痛長違於慈矩然下民悃二願勉抑於至情

寧宗掩殯慰 皇帝表

禹穴因山令園改卜漢陵復土大事既襄凡戴照臨幸深摧咽中慰其以謚號皇帝休功邁世至仁如天方垂衣以致太平文曰一迺脫躡而超万乘六飛八駿尚仙馭之來歸萬歲千秋竟神遊之永閔共惟陛下義隆送往孝極奉先慨日月之有期修寢園之告備臣將拍扈送引聯闕庭鐘慶發祥已兆龍岡之吉節哀順交願儲蠖護之思

同前慰大皇太后表

橋山弗返遺弓劔於軒臺茂陵初成闕衣冠於漢殿悲纏九土哀慟六宮中慰恭以謚號皇帝繼統百王承休累聖華封有請共擬祝於堯年梧野陟方乃竟成於舜葬恭惟陛下覩天作合儼極居尊屬時大事之襄弼劇慈懷之感臣同前願貽燕翼之謀

太上皇帝掩殯慰 皇后牋

虞帝陟方符已迷於梧野太公十葬役始就於櫟陽復土言過望雲靡及中慰切以尊號儲精物表玩化天倪太山其頽驗

孔聖兩楹之奠祈招不作信穆王八駿之遊茲永闕於慈顏宜  
有傷於中抱共惟 陛下順承靡倦定省弗違婦子熙 尚憶  
板盤之奉山川鬱 空聞縻主之歸永懷如在之靈豈曰無從  
之涕伏望茂加節抑勿過憂傷惟孝道之大端初不專於哭踊  
况王心鉅創尤所賴於慰寬

太皇太后掩殯慰 皇帝表

兵衛載厥風靜胥江之浪輕車已窆雲深禹會之山甫周復土  
之儀益重居友之感 中慰伏以 謚號蚤推食淡晚樂含飴厭  
代賓仙棄四海九州之養因山定制安千秋萬歲之靈仙取莫  
追淵衷求惻共惟 陛下仁心內恕德教旁加稱孝孫稱哀孫  
不忘繼志讀喪禮讀祭禮尤謹送終既永傷而永懷且如疑而  
如慕伏願為宗祔而自重順時變以安行謂葬曰藏既克襄於  
大事至禮而止更節抑於餘哀

英宗祔廟慰 皇帝表

王安石

七月而葬既克奉於寢園万世不祧遂崇成於宗廟凡居覆燾  
同丕攀號 中慰伏惟 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  
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祔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騰含  
生臣符守所搜班朝莫預臣無任

同前慰 太后表

王安石

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 中慰伏惟 殿  
下比賢任姒膺慶塗幸祗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  
有灞陵之安唯割至文尚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

太皇太后祔廟慰 皇帝表 周必大

設祭以虞久駐言歸之取祔姑而祀永綏如在之靈通觀彝典  
之成弥顯聖人之孝 中慰共惟 陛下行為世法性本生知宅  
憂每越於常情制禮率遵於故事瞻文王之清廟久矣寧神願

太妙之徽音茲焉登配既送終之無憾在追遠以宜寬臣無任

太皇太后附廟慰

皇帝表

周必大

繫主來歸既講九虞之祭椒塗永闕遂參諸后之游悲動紫宸  
禮嚴清廟中慰共惟 陛下誠通幽顯道述 祖宗問寢承顏  
事母昔同於事地謹終追遠寧親今至於寧神雖云彝訓之遵  
時乃明王之孝閔宮有血已聞升祔於姜嫄南面何為願節哀  
侗於虞舜

慈烈皇后附廟慰

壽成太后牋

事嚴葬聖甫畢於山陵禮重祔姑益尊於宗廟聿隆安奉祭示  
顯承中慰切以 尊號位歷四朝謀詒万世寶慈建極尚垂坤  
厚之光精爽在天宜正渙身之假共惟 殿下魏二冲德翼二  
孝誠如慕如疑獨厚送終之意以享以祀式嚴升配之儀諒因  
制寢之成益重視奩之感願稽國典少釋聖懷雨露既濡雖未  
忘於悽愴春秋而祭尚少慰於哀思

同前慰

太上皇后牋

易名以謚備極於尊崇卒哭而虞式嚴於升祔道全欽愛孝達  
幽明中慰切以 尊號天壽九齡母儀四世三十五載享榮養  
於東朝億万斯年安明靈於大寶共惟 殿下遙追在念思媚  
有懷喪紀不忘儼憂服於几筵之次禮文是守寓敬心於宗廟  
之中適盛典之載陳諒忱情之有測願循至理更節餘哀不顯  
不承庸及如生之事以享以祀尚寬將見之思臣無任

寧宗祔廟慰 皇帝

厥衛反虞九筵載秩宗祔升祔万世不祧中慰共以 謚號靈  
德在天睿謨垂世鼎湖弓劍已迄大事之襄高廟衣冠再後崇  
儀之奉昭穆以序妥侑惟時共惟 陛下若稽大猷答揚先訓  
主鬯以承祭祀於昭宸游之符假屆以致精神深明萃聚之義



既右烈考載陟新宮寧親大於寧神既率先於孝治盡倫從而  
尽制願俯就於禮經少抑哀思以祚群品

同前慰 皇太后表

梓宮就殯桑主返虞宗萬世以不祧祔九廟而為穆中慰恭以  
謚號恩覃有截德合无疆翠柏留陰悲茂陵之秋夕朱櫻乍薦  
驚原廟之春嘗共惟 陛下尽志謹終永懷追遠悵天空之遂  
隔諒聖情之難居願推禮制之宜少抑哀思之過共建皇極永  
作生靈

卒哭慰 皇太后表

僊游寢邈難忘必世之仁天運既更奄及踰時之慕慨喪事之  
即遠知聖情之難居中慰共惟 陛下德合无疆功高遠古泰  
通以治錯海內於久安謹尊而光有天下而不与義雖隆於仇  
儻禮當酌於權宜願錫福於含生以節哀而順變

同前慰 皇帝表

龍胡莫返一以遠於僊游駒隙易馳十遂周於旬畧感時增疚  
率土同情中慰共惟 陛下嗣服无疆繼聖有作本生知於愛  
敬爰躬履於艱難率天下以為堯喪卒行三年之制慕終身而  
見舜孝度越五帝之隆驚晦朔之屢更軫哀恫之一念願副有  
生之望少寬罔極之悲

孝宗小祥慰 太上皇帝表

舜御上賓嗟帝鄉之寢遠義輪右徙驚天道之一周諒冠練之  
初臨結哀衷而永慕中慰共惟 陛下慨思顧復退宅諒陰雖  
謳歌獄訟之聲已歸於子宜飭粥齋蔬之服自尽於親願紆罔  
極之哀俯就有終之制臣分符輔郡阻迹闕庭中慰祥莫効於駿  
奔除重徒深於哽咽

同前慰 皇帝表

繼禹道以敬承肇惟元祀躬舜喪而追慕倏換終星屬周祭之初臨諒聖情之采結中慰共惟陛下念存夙敬哀極時思春燕翼於詒謀服方纘中慰推恩隆齊緣於承嫡穀既升新願寢抑於悲恫冀益遵於成德臣同前

寧宗小祥慰 皇太后表

神機厭代致喪方謹於三年禮制權宜練祭姑從於易月中慰共惟陛下處心柔順稟德惠慈永懷伉儷之隆尤極哀恫之感願少加於節抑以大庇於生靈

同前慰 皇帝表

僊御登真甫月輪之既望喪期有數俄歲當之告周臣中慰恭惟陛下義本篤親孝深尺道雖勉從於暮練終難抑於哀情願寬罔極之恩以慰含生之望

孝宗大祥慰 太上皇帝表

同前

十六

僊輿不返莫窮十歲之遊喪服有終倏屆再暮之哀諒聖情之追遠經時變以具悲中慰共惟陛下慕切羹牆感深風不雖心非黃屋已貽翼子之謀然躬御縞纓每尽喪親之道願抑露濡之感永膺日養之嚴臣无任

同前

蒼梧天遠倏流駟隙之光黃道星回再換龍躔之次愴寢遙於祖武諒增慕於宸衷中慰共惟陛下孝尽時思恩隆世嫡敬承禹道有光三五六經之傳躬服舜喪亦既二五月之畢願益遵於成德用俯慰於輿情

寧宗大祥慰 皇太后表

三年之制痛方抱於烏號易月而除悵已終於素躡念仙游之寢邈知聖情之難居中慰共惟陛下保佑功勤付託任重宗社大計亦既慶於有祥世俗深悲願少寬於无益

慰 皇帝表

僊游莫返倏驚流景之遷禮典有常奄及終喪之制感時增慕  
易月從權中慰共惟 陛下授神器之公承宗祧之重雖媛又  
在疚難忘人子之至情然業又萬幾當為天下之大計願少寬  
於宸慮以求御於丕圖

釋服慰 皇帝表

風慘雲愁綴衣如昨日周月竟禫服從常中慰共惟 陛下誕  
受丕基率循大辯昊天罔極既盡制於通喪示民有終姑權宜  
而即吉惟聖政作新之始繫民情後戴之初願抑餘悲以全達  
孝

同前慰 皇太后表

鼎湖龍去雲天莫攀宮隙駒馳日月已竟奄外除而即吉酌中  
制以從常中慰共惟 陛下輔佐先朝憂勤內治感今懷昔諒  
深伉儷之悲順變節哀勉為宗祊之計

元正慰表

周必大

行夏時而正曆荐易歲華復春露以念親益昭聖德九預載持  
之數共懷休揚之思中慰共惟 陛下以大孝而顯揚任姒之  
徽音以至尊而度越參騫之高行當萬國貢珍之在列嘆東朝  
靈几之方新佩響唐宮莫展壽觴之禮鍾鳴漢殿暫停元會之  
儀願寬追遠之心茂對履端之序臣猥將隆指不獲躬詣東上  
閣門臣無任

冬至慰表

周必大

化国日舒徐行北陸聖人孝至永念東朝凡在輿情同深孺慕  
中慰共惟 陛下德隆天性報厚母慈當宮線之初添長禕衣  
之浸遠率百官而為壽刃虛與慶之彝儀幸桂宅而會冬益愴  
永平之故事願抑對時之感俯安率土之心

冬至慰表

周必大

望雲氣於觀臺甫驗新陽之至斷鐘聲於長樂莫陳亞歲之儀  
上切哀恫下均感慕中慰共惟陛下行高文帝孝邁有虞誦  
凱風至善之詩張六駟之求隔當化日舒長之候視一線以增  
悲仰祈宸抱之少寬式副天心之來復

同前

周必大

亞歲甫臨方講漢儀之舊徽音寔遠共深文母之思遙知睟穆  
之光正切哀恫之慕中慰共惟陛下道同堯舜行過淵騫罷  
長樂之壽觴保慈節物望慈寧之德帳益動孝思百寬追遠之  
懷庶對履長之序

皇太子薨慰 寧宗表

趙汝談

皇支殞秀國嗣告天地驚少海之淵天際前星之掩矧凡黔首  
巨不掉心中慰共惟陛下道日群倫仁懷庶類哀元良之不  
淑惻慈念以何堪金寢明常此以缺三朝之禮然宗廟重事當  
首万世之基庶釋聖心以安中慰

皇太子薨慰 皇太后

震宮有变不勝喪亡之驚坤載曷寧遂失維城之望中慰共惟  
殿下母儀德備子育恩深閔以冀之已成溢霜露而先殞追惟  
孝愛誠難割於至懷開培聖心尚力扶於大計

古詩

祖龍行

韋楚老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寔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  
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  
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  
撩乱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律詩

太宗皇帝挽歌

王元之

卜世知無極上僊安可尋  
祀堯違衆望傳啓合天心  
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  
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逾黨堯年久業期  
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  
終遂東封禮遂成南狩悲  
金盃舊學士頭白涕漣而

日到虞泉落天從祀國崩  
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  
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  
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仁宗皇帝挽詞四首

王安石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  
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  
仁育齊高厚哀思蓋幅員  
欲知十載美道德冠遺編

憑几微言絕群臣涕泗揮  
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  
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  
最悲帷幃待不復未明衣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  
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  
待旦移巾憤饗人改簪羞  
蟬事見羊門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同軌群方至因山七日催  
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  
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  
宮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仁宗皇帝挽詞

歐陽脩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  
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去  
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古仗  
雜凶儀常時鳳輦嬉遊處  
今日龍輶慟哭隨

都 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輿  
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去  
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幙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  
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  
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  
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  
推慙塊

夢到鈞天

神宗皇帝挽詞

黃庭堅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  
葉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鈞梁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只百世神  
宗廟千秋 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忽為谷天地不藏丹河洛功無  
憾幽燕策未收 嗣皇朝萬國任妙正吳周

孝宗皇帝挽章

朱熹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七胡  
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更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  
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丹墀引頓瞻黼座旁衮華  
叨假寵編素識周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公驚駭妾照增

文四

二

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楸衡程發皂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  
未答隆儒厚俄聞脫屣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  
主道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搶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  
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高宗皇帝挽詞

葉適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我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堯年  
度青山禹允昏遺民猶望幸淚血洒中原

河洛初開府江淮耽視師續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鶴唳空虛  
警雲生仗自移 厭代之夕都下相傳有彩雲翔鶴之異上京何  
以稱卒伐繼周詩

孝宗皇帝挽詞

葉適

儉德加文景雄謨酌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已盡三年暫乞狂胡  
命常持復漢權金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帝王猶遇  
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將軍特賜金

御製 寧宗皇帝挽詞

我宋書開洛炎圖統得天年推 仁祖久膺至 紹興綿 孝

廟鴻謨永 光皇寶祚延四朝各三紀盛德洽民編

冲澹凝金永曼勤失寶丹講餘曦已午班促漏方殘濟野雲生

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 藝祖天闕會金盞

僊御氣空日能飛百香閣五霞呈瑞彩九虎啟重闕室輦扶藜

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覩天顏

莊惠皇后挽歌應制

宋庠

媿慙柔明訓堯閭保壽賢別居仁樂養讓給水衡錢謹疾方加

膳收神亟去仙衣禁酒服亂道誠然紉天

昔帝推嬪川吾言狀州慈 帝陵漢 豈非異室闕宮祠霧暗星軒

文四

六一

隱天愁月御移 皇中無身路無復廟中期

莊獻明肅太后挽詞

宋庠

寶慈垂母訓一紀御香除地有占沙舊青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

緯翟輅去辰若異日金騰啓方知得啓書皇太后上僊後於巾

箱中得復碑詔草

肝旻身無憚寒暄扶有加災生織女素魂斷濯龍車厥妻淫晨

旭邊蕭咽腹霞帷留日紫注刊夫在皇家

太皇太后挽詞

王安石

國賴姜任盛門歸焉飢高閑惟求窮絕卷且念勤勞聖淑才難

擬休明運繼遭剛原公獻卜 黼衣正攀號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且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遷館

御祖載出宮取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皇太后挽詞

陳師道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决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朝還政  
事隆禮改山園哀挽西郊道雲愁畫亦昏  
扶日行黃道東雲上紫微憂勞形未命恭儉見陳衣布德開刑  
網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隆祐皇太后挽詞

汪藻

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君深冊玉追崇

德裴琳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

慶源由魏因奉事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

老厚夜忽無晨來歲素祭綠誰臨爾館春

朔漠遐征後南州倣撰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簾帷擁佑下齡  
主圖回万世基中只能事畢倏而帝鄉期

悼懷太子挽歌詞

白居易

竹馬書靈歲銅龍表舜時永言窳交事全用小陽儀壽夭由天

文前四一九

廿二

命哀榮出聖慈恭聞褒贈詔軫念在輿夷

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醉洛苑風雪蔽果園函薄凌霜  
宿銘旌向月翻宮寮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詩話

玉欄賞牡丹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妾識者能神術使死者復生

上命試其術無効乃曰臣見太宗而仁宗宴臨白玉欄千

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上知妄誕亦不深罪斥郴州蔡承禧

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謂此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

建安初 穆 和父編

喪事部

園陵 葬附

羣書要語

天子之殯也取塗龍輅以棺加斧於擲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檀弓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擲擗同上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同上巾車掌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注廡與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春官遂師大喪共蛋或作樽或作車之役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蛋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輅地官馮相告後宸駕長往謝眺冊文鳳姜啓行龍輅在御晏類要慕龍輅而不駐瞻鳳綉以方遙敬宗實錄

因山為墳元宗哀冊淚為兩於宸極哭成密於郊郭同上下蘭

臯兮背止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粉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德宗皇后冊文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元宗哀冊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乎張釋之傳

詩句崇樹加園塋顏延年拜陵陵色轉蔥青選

古今事實

橋山劍鳥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鳥在史記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家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

舜葬蒼梧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名曰馮翊自丹洲而來銜青沙珠

積成壠阜名曰珠丘拾遺記

水齧王季墓

惠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水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殆見群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呂氏春秋

虎丘金精

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共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湧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鳥鴈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于上因名虎丘越絕書

葬近二陵

秦夏太后下葬曰東望吾子莊襄王葬正陽西望吾夫孝文王葬詩陽

驪山修葬

始皇葬於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陵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祭自秦始皇

古不祭墓始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後官儀

漢文灞陵

漢文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之因其山不起墳本紀灞陵不起山陵稠種相樹三輔黃圖將兵護諸陵後官儀

灞陵石槨

張釋之從文帝行至灞陵上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然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无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為食官令

馮參昭儀少弟以嚴見憚不得親近侍帷幄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注食官令給陵上祭花之事

復土將軍

文帝遺詔曰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藏槨穿復土屬將軍武注王穿墻填壑事

得殯時物

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二十卷致於棺中貯之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各年月河東太守張紘以書進宣帝帝示左右時有武帝典書山郎再宣兒書父籍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臣此時著棺中因何得出宣帝第必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死然如

故度信賊云茂陵之書空聚即此也內傳

珠襦玉匣

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鱗之象時謂蛟龍玉匣西京雜記九竅加以黃金則死者不朽要類要

盜發諸陵

赤眉賊帥樊宗昭大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所發有玉押發者皆如生故亦眉多行淫穢唯灞陵杜陵完五代温韜在梁為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出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新莊宗滅之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刘后遽遣還鎮明宗時賜死

裁令流水

光武初作壽陵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

陵庶哀無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掃地露祭

明帝遺詔無起寢廟園陵掃地露祭率天下以儉

天祿辟邪

後漢靈帝時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註）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漢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曰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字或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

既葬隋亡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三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二乎吾前給之卜年二千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

詔從儉約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詔恐身後子孫習於流俗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崇厚墳陵今頒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嶷之山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由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為時用

詠望昭陵

長孫皇后既葬太宗即死中作曾臺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也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臺

縣奉八陵

室曆元年勅奉先一縣獨奉八陵供辦支措實為繁併耳安京兆府減一半租并雜色役令諸縣均出 徽宗實錄

蘭亭殉葬 見忠孝門

紙紮瓦棺

五代周太祖受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无不發掘多藏金寶故也我死當衣以紙紮以瓦棺勿作石羊虎

寒食出祭

奉先之道无寒食野祭之礼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 五代會要 劉知遠殺李從益王淑妃曰何不帝吾兒使每歲

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 五代史

宋朝陵名

- |      |      |      |      |
|------|------|------|------|
| 太祖昌陵 | 太宗熙陵 | 真宗定陵 | 仁宗昭陵 |
| 英宗厚陵 | 神宗秘陵 | 哲宗素陵 | 徽宗佑陵 |
| 欽宗寧陵 | 高宗思陵 | 孝宗皇陵 | 光宗獻陵 |
| 寧宗茂陵 | 理宗祖陵 | 度宗安陵 |      |

皇堂種樹

仁宗永昭葬日有日心傳皇堂種樹時諸使皆欲不問而掩之韓公琦正色曰不可果掩當易之若違葬期後所費此青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真事

青責時宰

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因用客價而一用乾四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礼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為不臣

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時問者無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石本無語

檀移山陵

入內押班番允恭檀移 永定陵皇堂而丁謂比之朝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沒方中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護葬訖去位

韓魏公嘉祐末以朔戴功輔 英宗既為永 昭山陵使事畢而 上不豫矣不敢辭位越四日而 永厚鼎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附廟而臣時為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 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

卷之五十一

六

五ノ五

度使判鄆郡相州元祐末章子厚為 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畧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曹禧因山秦會之為固位之計乃除孟仁仲為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畢猶入國門會之然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揮塵錄

山陵非宰相護送

永祐之權殫也宰相秦會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 思陵備置工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殯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 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導拜 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 永崇陵將復上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

平原王韓侂胄焉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朝野雜記

### 權名殯宮

紹興初 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曹公議以謂帝  
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殯宮為名僉以  
為當用之權聖

## 古今文集

### 女媧陵記

喬潭文粹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  
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  
之口固不漱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  
媧氏已葬之後豁然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  
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  
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涸之孤嶼出

子文五十一

七

典四

矣於是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  
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  
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濤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  
子曰夫能履黑龍涸九州况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鰲  
足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異昧者難知密邇  
山谷森羅物象莽莽廬渚寧非止水之餘漸々石林猶有補天  
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  
纖條悲鳴若其應彤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憧々往來無不加敬  
山有梅栗閔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塚之木無或斬焉陵  
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溥葬  
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  
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  
山而墳未聞其 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山谷不為陵

開門負固日月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  
為城塚後記

諫厚葬疏

劉向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  
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  
武周公葬於畢在鄗東南無墳壠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  
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  
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  
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槨為冢館人膏為燈燭水  
銀為江海黃金為瓦礫珍寶之藏機械之少棺槨之麗宮館之  
盛不可勝算又多殺宮人止地工匠計以万數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万之師已起下兵自燒燔其宮室臺宇往々咸見發  
掘其後牧豕亡羊入其擊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  
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  
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負物  
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迥所以為親之  
累非曰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  
夫劉向上書孝文寤而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  
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冠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  
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  
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  
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舜壽陵因山為体无  
封無樹無立寢殿園品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裳足以朽肉吾  
勞心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



龙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固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更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之制可謂達於制矣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名揚於宗廟耳書奏不報

很石銘

皇甫湜

很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礧癡嶷然西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然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淫刑暨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很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深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欽不噫嘻暴秦虐用其人真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竒力瘁財殫驅之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謫戾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嶺澗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隧燔于童蓬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有言中如可欲猶際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很石炯戒千春

漢帝葬儀

天子葬慎中黃門虎賁冬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玄衣熊皮朱紘執戈揚楯立乘四馬朱纛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東六馬為次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哭畫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騎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糾紼長三十丈闊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不素裳挽校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幡幢皆銜校尉林孤兒巴俞嬖嬖了

歌者六十人爲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明司徒跪請就  
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  
校復土續洪書

本朝陵名犯前代

紹興已未春 徽宗梓宮歸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銍者言犯  
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銍言遂改名  
永祐然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 本朝順祖亦  
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 本朝翼祖亦  
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 本朝宣祖亦曰安  
陵唐太宗曰昭陵 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  
陵唐元宗曰泰陵 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 本朝陵名犯  
前代陵名者不一 祖宗以來不避也 聞見錄

古詩

橋陵三十韻

杜甫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白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  
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困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門虛冉冉風松肅  
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署祠官朝見星空梁  
簇畫戟陰并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郵備享尚  
謂平無形孝理敷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宿岩窟  
高岳前揮茲其河左滢澆金城蓄峻趾沙苑交廻汀永與輿區  
因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官屬果稱是吉華真  
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吹侯筆不停遣辭  
必中律利物當發錡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蒸化秉  
德崔瑗銘太史侯晃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廻林坳  
輒軻辭下柱飄飄凌濁溼諸生舊短褐旋泛一浮萍荒歲思女  
瘦暮塗涕泗零主人念老馬解宇容秋螿流寓理豈愜窮愁醉

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始皇陵下作

曹鄴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狐兔行人上陵過却弔扶蘇墓壘、壙中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沒雖在前今猶未封樹

七哀詩

張孟陽

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造相望原陵鬱膻膻季世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壞過一杯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奪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家籠荒荆棘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充穢不復埽顏壠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為萬乘君今為一丘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感興

蘇子美

後寢藏衣冠前廟宅神主吾聞諸禮經此制出中古秦嬴食先法乃復祭於墓漢衣以月遊於道蓋無取宣帝尊祖廟失制徧九土孝元酌前文一旦悉除去魏帝樂銅臺遺令置歌舞昏嗣竟從之此事狂夫阻唐制紛華諸陵錯嬪御曠女日哀吟於先亦奚補吾朝三聖人乘云不可覩威靈已霄漢嗣皇念宗祖繪事移天光刻象肖神武徭於舊遊地輸材起宮宇階城釵以金墻壁衣之黼功既即奉迎法仗疊簫鼓玩好擇珍竒目奪不可數三京佛老家已有十數處朝家雖奉先越禮古不許君不祭臣僕父不祭支庶丹楹豈非孝聖貶甚蕭斧大祀當以時寢廟即其所惜哉恭儉德乃為侈所墮痛乎神聖姿遂與夷為侶蒼生何其愚瞻歎走旁午賤子私所嘆傷時淚如雨

豐陵行

韓愈

羽衛煌煌一百里曉出都門葬天子群臣雜沓馳後亦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輕雨

鹿偃蹇旂旒卷以舒踰采下坂笳鼓咽蟬噪遂走玄宮虛哭  
勻天百鳥噪山以晝閉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无  
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俱養朝夕象平居臣聞神道尚清淨三  
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器不可亂欲言非敢知何如

題奉先寺

張文潛

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皆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  
下多石人秋早焚骨不作塚青石浮屠當丘壠家家墳上作享  
亭未門相向无人声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女  
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作主廢后園林官路側家破无人掃  
墳城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

律詩

行次昭陵

杜甫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或定虎狼都天厲尊堯

子文五十一

十一

〇〇十七

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逸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  
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拍塵  
安率土盪滌撫洪鑑壯士悲陵邑山人拜鼎湖玉衣晨自奉石  
尚汗嘗超松柏瞻靈殿塵沙立頭途寂寞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古蛾眉怨言漢武事

王翰

宮車晚出向南山仙衛遂逝去不還朝晡泣對麒麟樹樹下蒼  
苔日漸班

仁宗昭陵有人題此詩韓子蒼云不著姓氏宜表而出之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  
淚過昭陵

詩話

吳臺逢後主

隋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後大唐平江南改葬雷塘吳公臺在揚州以陳將吳明徹得名在江都縣西北四里雷塘在縣東北上里按大業拾遺載帝昏酒滋深嘗行吳公臺下恍惚與陳後主遇後主云每憶張麗華方憑臨春閣作壁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領萬騎直來衝人便至今日始謂殿下政治在堯舜之上今日還此逸遊曩時何見罪之深也帝叱之不復有睹故東坡號國夜游園詩云人間恍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 金粟岡

唐舊紀明皇朝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故杜甫曹將軍畫馬圖引曰自從獻寶河朝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重龍媒去盡鳥呼風

### 發引二詞

昭陵梓宮發引王禹玉作清平調二曲云玉宸朝晚忽掩赭黃衣愁露鎖金扉蓬萊待得仙舟至人出已成非龍軒長仗轉西歲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輿歸又云上林春晚曾奉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空餘御幄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君哀悼

民哀悼

羣書要語

死者斯也消斯也諸侯曰薨壞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冶

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

尸寄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釋名棺闕也而以掩死又

曰攬又曰積小棺曰椁說文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窆曰不復

變也喪大記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禮記屬纊俟絕

氣注續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鄰有

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狐死于首丘仁也禮記蠟氏掌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任器

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周禮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

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山大篇千歲厭

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天地篇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

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莊子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

疣胡亂潰離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埃之外逍遙

乎无為之表莊子夫大坭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不知也莊子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何有

患老子朝聞道夕死可矣語四死且不朽左是天奪之監而益

其疾也左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列子万物齊生齊死齊賢亦愚齊貴亦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經雖九死其尤未悔同上泉下有黃墟山淮南子注秦陽君捐館舍蘇秦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傳雖死之日尤生之年也陳元傳万事風燭九原草露摧集

**詩** 蓋棺事始定杜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坡万死投荒十一年山谷

**古今事实**

傳說騎箕

文獻五十一

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辰尾上有傳說星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尤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去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尤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檀弓

顏淵蚤死

顏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院大夫之簣焉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

曰嗚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簣也曾子曰然則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聞能易也元起易嘗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少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幸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黔婁布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其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夢熊獲屏

晉春不平公夢朱熊獲屏左氏亦載此事而云黃熊入門

七日復甦

趙簡子也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

文且

三

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漢書

夢起起

鄭公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將終有頃寢疾生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縷經赴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幸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許以身後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孛子居臨卒以身許蟠二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隸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傳符謀也

含笑入地

漢桓帝時公孫羊東郭等聚眾至二萬人寇青交徐三州以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溝壑五人而以



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方術博廣漢折像白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

星殞於營

有赤星而芒角流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走生仲達

諸葛亮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為姜維今儀又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懿行其營壘乃曰天下奇才也

妖星見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逃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俄卒

但少一死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詔為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齒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造門耶

減年代死

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在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末幾獻之卒

酒壚念舊

王戎經黃公酒壚嘆曰若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既亡余為羈繼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晉書

夢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百今天歲在百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尸解

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晉書

問地下事

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韶言瑯琊卜高今為修文郎王隱晉書

天下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小葬於城東風俗

不見嫁娶

魏管輅舉去子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往君意厚其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矣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然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太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皆墮鬼錄見故人門

筭生張說見冥誌門

預囑後事

盧敖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愈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為置棺又為作銘

死乃天命

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鑿巫不許勣請于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鑿求活耶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不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以手叩頭言阿彌

長吉詩時呼太夫人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

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執二有煙氣聞行車嗚管之聲大夫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李商隱作小傳

死付白金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且死出白金曰幸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謂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六十一不識父色

の五力 了の五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思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然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父色未嘗有十世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產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倭綺紈梁肉之徒

夢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二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見夢于帝

顏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女具夢帝寤為祭

使虜道卒

張薦為吊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吏董騎護輜車而東

雜集莫誌

書前定事

李希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錄

魚食龜茲板

邢和璞居嵩穎間有穎陽書三篇房瑄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食而休于龜茲板其後房公舍聞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繪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鱸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竇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鄴侯傳

論大衍數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唐德紀

垂崖遺象

張垂崖守蜀及代大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表策諫識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象衣兔褐繫縮草屨自為贊曰垂則違俗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傅霖來訪

張垂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中不羨輕肥晚年守定立

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聞吏走白公曰傳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汝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人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日公薨西清詩話

死時雷震

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雷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公兩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言咸異焉言行年

授黃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知其告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取其方及白金授之封識死然

七世後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

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嘗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捨然問秀亦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如夢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咄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初以自人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止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不可聞乃秀也秀對吏云告下結絕良久而成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拍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詩話

誤傳已死

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僊去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輕生聞見錄

親書遺表

張南軒杖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太命至此

戰路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己之偏好庶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

從其治命 以下條遺言

晉魏武子有疾妾無子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  
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屬以其子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  
多與之徒衛穆嬴穆嬴公曰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  
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鮮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皆先蔑而立靈公文十七

命葬桐鄉

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我桐鄉後出子孫奉祀我不知桐鄉民

遺詔刻石

趙岐初名嘉生少御史臺囚名臺卿年三十有重疾自慮奄忽  
乃遺令勅兒子曰可致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又墓志門

分香賣履

曹操持姐女而指李約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  
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孝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  
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死為酒壺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  
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壺實獲我心

送屍陶林

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施林施與鳥獸為食二日  
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則死人多送其中三水小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林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  
氈裘紗帽絨履三月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  
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孝不  
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史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  
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蓋不可與之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  
誌不得作道佛一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足以吾死  
為無知也趙鼎聞見錄

立言不朽以下係遺文遺書

晉平公謂魯孫叔豹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  
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國語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  
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  
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贈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嘆曰揚班儔也慕天下有孔融文  
者賞以金帛

續成其書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仲長統作  
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

恨書未成

陸平原臨士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  
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

相三君無積以下係遺忠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无藏金无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而无積可不謂忠乎

將死不忘君

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郢楚所都君子謂子囊君昏

不忘增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左

將死慮賢見交代門

惟憂國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監終与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書言國事

魏證既死太仆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冀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孫之內情有

十一

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之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

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抗表諫伐

房元齡寢疾請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

不止方為國患主上言意三臣下莫敢犯顏言知而不言則

銜恨入地遂抗表諫人亦曰此人老憊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九京可作以下係遺忠

趙文子与叔向游十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与歸其隋武

子半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撓而進賢不阿而

退不肖也周語

愛及甘棠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家無餘財以下係遺業

朱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有舊田廬

人勸跼廣為子孫立產業買田宅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共衣食實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

薄有桑園

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自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惟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

無所殯

橋玄字公祖為太尉久病卒家貧乏產業無所殯

先分田園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思法孝直以下係君思悼

蜀法正死先主征吳群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空有威名及見收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畏憚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嘆曰若道濟在豈

至此

思魏證

唐太宗遼東之役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證若在吾豈有此行耶 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證逝一鑑亡矣

停散鼓聲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何奪之速

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國人巷哭以下係民哀悼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之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竿之聲

秦春罷相

秦五殺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文選注

百姓圖象

豫州百姓皆圖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象先賢行狀裂裳為白帽

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畫溫公象

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吊粥衣而致莫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英華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免肆之徒墜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蹇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蹇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非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蹇困窮憂

歸解書

十四

鞠之亡而無暇豫榮顯所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豈勝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鄭黨蔡公位京師李商隱子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孤之發矢冬燼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於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數碑下歸解於是書也

死則氣散

劉用之云人之倚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

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以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在者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然薰薰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刘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止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冥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幾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云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朱語錄

文五一

十一

朱文公易書辨

愚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書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辯蓋先生以建炎庚戌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存亡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共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書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推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与之訣別次作勉文廟黃公書先生之書又其次欲作通守范公書先生之書則手弱不復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尚力疾塗竄一二字且拳二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纒扶就枕奄然而逝

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則其序頗紊  
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曹謂先生治  
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  
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教育於家塾方易  
箚時曹為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  
刊正而年譜摹版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  
邦君實齋翁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  
有考焉祝穆私識

詩話

### 服金石藥

韓退之為李下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  
考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吐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  
服琉璃黃一病竟不痊也石山詩話

文五十一

卷三

十六

### 游岱

劉頴字公幹有卧疾詩云常恐游岱宗泰山也人命屬之言病  
危欲死也

###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兩木米或曰今之長老名木米為  
木介舊唐書寧王卧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  
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挽韓忠獻公詩曰冰枝憂木稼食昂  
恨長庚荆公挽韓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頴今見哲  
人痿

###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  
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  
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不當推

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  
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為力  
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孝道豈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張時康節  
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  
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  
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  
幾何六十有七感俯仰天地間浩然獨无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聞見錄

詞識

秦心游在処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  
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空碧  
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又之北歸追遛於滕州光  
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笑視之而死冷齋夜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秦心游在処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  
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空碧  
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又之北歸追遛於滕州光  
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笑視之而死冷齋夜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二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喪事部

居喪 忌日附

羣書要語

親者居倚廬賤者居望室周禮宮正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檀弓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孟康注倚

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楹柱同上故為父竹杖為母桐杖注其

義一也問喪喪不慮居謂賣舍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推梓

為無後也檀弓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

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七十唯衰麻止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居喪讀喪禮既

葬讀祭禮喪復常讀祭章同上斬衰倚廬齋衰聖室儀禮父母

之喪衰冠緇纁管屨四制創經者其日父痛甚者其愈遲三年

喪禮哀狀之至也節哀順死也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檀弓孤斬然在衰

經之中禮記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詩棘人乘詩小

雅兼衰者我匪我伊萬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則銜恤入則

靡至欲斯之德昊天罔極並參我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忌茶藜之善陳子昂傳荒迷不次令此未紫骨藥心陳子昂傳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

錦於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

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賜貨

除喪彈琴

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期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為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朝祥暮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无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

冒服飲燕

灌夫而竇嬰相得驩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二曰吾欲為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肖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二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歡而去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楚宣葬親不閉廬居其中行服二十一年蕃為相見問及妻子而宣妻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汗鬼神遂致其罪

匿喪受封

後漢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縣邵誦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二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答捩乱下大署帛於背曰誦貴賣友貪官埋母



乃具表狀遂廢綢終身

奔喪彈琴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生孝死孝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悴杖而后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古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帶者累年

在艱戲擲又五二見博奕門

碁功听樂

謝安愛好声律碁功之慘不廢效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求其清血

唐王少玄父隋末死乱兵少玄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歷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鏹膚鬪旬而獲尸辰日不哭

唐薛克構時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絳以辰日不哭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况孤矣則無不哭出服其論

无細麻服

崔琳三十年間无中外總麻之喪明皇雜錄

不持所生服

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仇氏服蘇子瞻以為不孝惡之

定以為恨幼子瞻作詩諤訓聞見錄

主喪禮熟

司馬溫公薨朝廷命伊川為主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遺書

匿親忌日以下係忌日

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中州刺史

以社日亡見社門

忌日不叮樂

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烏世說

忌日辭攝祭見起復門

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巨當攝太尉薦饗昭德皇后廟以私

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是令尚書省而禮官志官集議右

丞盧邁等奏曰禮人大大一將奉祭於公然洗灌而父母死則

平五

四王五

猶祭也又按唐禮此祭齊有人功喪致齋有屆喪及齋中疾病則

還家皆无忌日之文雖假守令有始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

王事巨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實錄

嫁筭累衰

丁晉公之孫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婦時於衣

笥中得一累衰袖裡骨曰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

私忌日看此衣出山慰出時一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錄

終身之喪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緇黑布衫其中亦然孝者問今日服色

何謂曰公嘗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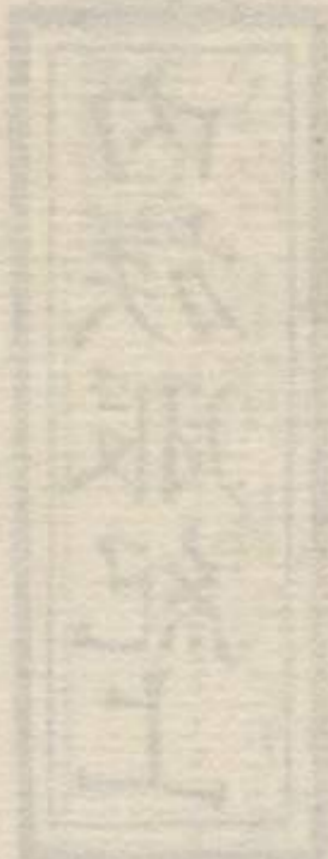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服圖

# 內族服紀上

		齊表三月女適人同各 律稱其親及祖父母 律稱其及祖父母者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高祖同		者高祖同	
				曾祖兄弟 並服總麻		高祖同		為族曾祖姑總麻 曾祖姊妹 出嫁死服	
		不杖期女適人同嫡 孫遂重斬衰三年		祖父母		如祖在為祖母杖期		為從祖祖母	
				祖兄弟 並服總麻		為從祖祖母 祖姊妹 出嫁死服		為族祖姑總麻 祖堂姊妹 出嫁死服	
		三年父平母嫁及被 出杖其律嫡繼母同		父母		母與親同慈母非喪 小功		為姑不杖其出嫁大 功若夫與子死祭	
				父兄弟 不杖期		父姊妹 者不杖期		為從祖姑小功 父堂姊妹 適人總麻	
		父為嫡子 後者為其		已		服母謂養 同		不杖期適 姊妹	
				兄 不杖其大		若死夫子 為從父服		堂姊 適人小功	
		其妻死服 不杖期妻		堂兄		為從父兄		其妻死服	
				一拜從		為從祖兄		其妻無服	
		其妻死服 不杖期妻		為族父母		父再從兄弟		為從祖兄	
				總麻		一拜從		其妻無服	
		其妻死服 不杖期妻		為族兄弟從		三從		其妻無服	
				為從祖兄		三從		其妻無服	



總麻  
兄弟

弟小功  
為再從兄弟之子總

兄弟  
姪孫女  
麻其妻無服

弟大功  
為同堂兄弟之子小  
為同堂兄弟之孫

弟  
堂姪  
堂姪孫  
服總麻

功其妻總麻

為姊妹  
為兄弟之子不杖期  
為兄弟之孫小功  
為兄弟之曾孫總麻

弟  
姪  
姪孫  
堂姪孫  
其妻無服

功  
其妻大功  
其婦總麻  
其妻無服

若為人  
父三年  
杖期眾子不杖  
承祖三年承父重  
不杖其妻眾孫大功  
與曾孫同

身子  
孫  
曾孫  
玄孫

母與期  
并女適人大功无夫  
與子不杖期  
嫡婦小功眾婦總麻  
女孫適人小功  
其妻无服  
女嫁无服

人大功  
為兄弟之女不杖期  
為兄弟之孫女小功  
為兄弟之曾孫女

妹  
姪女  
姪孫女  
堂曾孫女

不杖期  
已適人 大功  
出嫁者並服總麻  
總麻出嫁无服

妹大功  
為同堂兄弟之女  
為同堂兄弟孫女

妹  
堂姪女  
堂姪孫女

小功適人總麻

妹小功  
為再從兄弟女總麻

姊妹  
再從姪女

妹小功  
出嫁無服

總麻

姊妹

內族服紀下



女為本族上

										齊衰		高祖父母		三月																							
										齊衰		曾祖父母		五月																							
										無		曾祖兄弟		無																							
										齊衰不		祖父母		杖期		為從祖祖姑		祖姊妹		總麻		祖堂姊妹		無		祖堂兄弟一		無									
										功		伯叔父母		大		父姊妹		大		父姊妹		功		父堂姊妹		總麻		父再從兄弟		服							
										者其妻		出		在室三年適人不杖 暮母出大功若出嫁		父母		在期年內則為每 三年		父姊妹		大		父姊妹		功		父堂姊妹		總麻		為從祖父總麻		父堂兄弟		其妻死服	
										兄		嫁				夫		姊		功		小		堂姊		功		為從		再從		總麻		無			
										三從																											
										服																											

五十二卷八

兄弟

兄弟

兄弟

弟

無服

為人後

弟

小功

女身  
外祖父母  
母兄弟姊妹  
姨之子  
姑舅之子

無

後及妻小功

無

孫服總麻

無

服

在室總麻

服

長殤大功中殤

服

總

服

無

出嫁無服

妹

姪女

姪女孫

姪曾孫女

小功下殤總麻

麻

服

妹

堂姪女

堂姪女孫

麻

服

姊妹

一再從姪女

服

姊妹

無

總

無

無

為同堂兄弟

無

堂姪

堂姪孫女

之子總麻

服

夫功若為人

為兄弟之姪

無

姪

姪孫

姪曾孫

女為本族下

為母之親服

			小功	之祖母	止服		
			母小功	母之父母	為外祖父	為舅小功若於已	
		已於姨之 无服	母之姊妹	為從母小功長 麻若於已 妻總麻	身總麻其妻无服	母之兄弟	
		兄 總麻	姨之子	為從母姊妹	姊妹總麻	舅之子	為內兄弟
服	堂姨之子	无	已身			姊妹總麻	堂舅及孫
		服	姨之孫	无	為外兄弟	舅之孫	无
			姊妹總麻	姑之子	為外兄弟	舅之孫	无
			服	姑之孫	无		

為母之親服

夫為妻親服

		服		妻祖父母	無								
		服		妻姑姨	無	麻	妻父母	總	服	妻伯叔	無		
服		妻舅及妻	無	妻姊妹	無	己身		服	妻兄弟及妻	無	服	妻外祖父母	無
		服		妻姊妹子	無	並總麻服	女之子	為外孫及妻	服	妻兄弟子	無		
						女之子孫						無	
						服							

夫為妻親服



妻為夫親上

				天高祖父母		總麻													
				夫曾祖父母		麻		無		夫曾祖兄弟		無		夫曾祖姊妹		服			
				夫祖父母		大功		無		夫祖兄弟		無		夫祖堂姊妹		服			
				夫父母		服斬齊衰		在室適人		夫伯叔父母		大功伯叔父長殤		夫堂伯叔父		為夫之從祖		夫再從叔伯父母	
				妻		為		小		夫兄弟		及		夫堂		無服		夫再	
				斬		在室		夫姊		小功		為夫之		夫堂		在室		夫再	
				及		無		及		無		及		無		及		無	
				及		夫三		及		無		服		夫三		無		服	

妻為夫親上

妻

從兄弟

服

妻

從兄弟

服

其妻

兄弟

妻

弟

功

夫

身

衰

適人

妹

從父姊妹

姊妹

人總麻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從姊妹

總麻

夫再從兄弟子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堂兄弟子

其妻總麻

不杖期妻大功長

夫兄弟子

殤大功下殤小功

總

夫外祖父母

麻

不杖期

夫兄弟女

適人大功

小功適人總麻為夫之從父兄弟女適人

夫堂兄弟女

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總麻

夫再從兄弟女

出嫁无服

總麻

夫堂兄弟孫

其妻无服

小功

夫兄弟孫

其妻總麻

總麻

夫之舅

其妻无服

小功

夫兄弟孫女

適人總麻

死

夫堂兄弟女孫

服

妻為夫親下

總麻

夫兄弟曾孫

其妻无服

為夫之從母總

夫姨

麻其妻无服

總

夫兄弟曾孫女

麻

无

夫姑及姊妹子

服

三殤服上

本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

為從祖叔父

堂叔父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者皆不為殤

長殤總麻

長中殤大功

族

凡男女亡年十九歲至十六歲者

叔父

下殤總麻

三

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

三十九前

父母

十一歲至八歲為下殤若生三月

長中殤大功

姑

殤

至七歲者皆為無服之殤哭之以

下殤總麻

為從祖姑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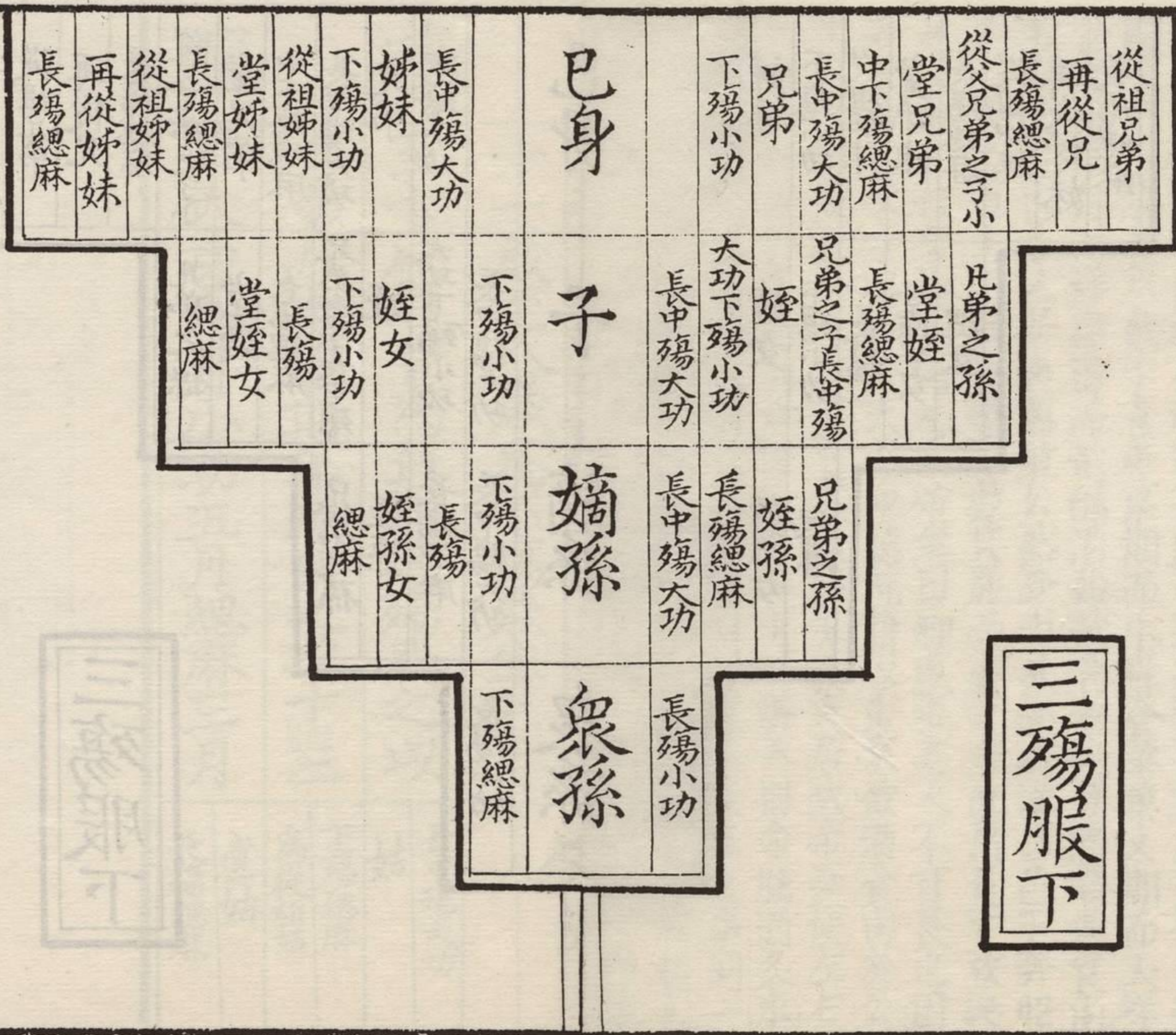
日易月本服期年者哭之以十三

堂姑

長殤總麻

日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

三殤服上



三殤服下

三殤服下

不飲酒食肉

司馬君賈

古者心、胃之喪既殞，食粥衰疏，食水飲不食菜，粟父母之喪，既殞亦如人，以食水飲，不食菜，粟期而小祥，食菜，粟又期而大祥，食醯醬，十月而祥，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如食肉者，亦食乾肉，古人於此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曰：邑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食，公霍光數其罪而殺之，將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而嘗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尊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曰：猶西伯無令，為桀華曰：宋靈陵王義直居武帝喪，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齊內，別立厨帳，置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整潔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直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豈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嘗以人子居之，獻皇后設六朝令，進一盞米而私令外進

肥肉脯，啖者竹筒中以蠟閉，衣袵，而仙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一日猶食雞，雖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蕪，神何代無賢，然則其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求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醜然視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敢視，視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則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慰心，尸未設，殯葬，則以樂道，轎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家，舉者，嗜香，俗之難變，馬下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若大祥，人則皆不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愈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計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哀麻，其實不行，也，唯五十以上，氣血既衰，必資酒肉，扶

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當有凶次

司馬君實

父用之喪中門之外擇斗室之室以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苦謂擊爲不勝紼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世世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世世壽皆父喪之制使甲則葬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而無而法何以身世知之祭亦不可不謹

戒用緇與

司馬君實

世俗信此者誣說也此事無不俱備然僧云爲死者戒罪資福使生大苦受諸快亦不益者必入地獄判受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所相滅神亦飄散斷有判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其無上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詩話

居易其詩

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居易詩以居易爲不飲酒東坡一日設酒兩盞居易過而小飲或云居易詩云商也哀未散成月忽已秋祥衣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不入金石流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唯矣陶士衡當以大白浮甌當罰一子已沉兩玉舟

居喪作詩

梅聖俞在喪時詩八獨護慈母喪淚三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時汝賦刊國繼作詩早亦無之以美我及傳感贈王何二侍中詩亦如此其言係終詩序曰一茶毒載惟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月自謂問之幾以冲周禮之痛故洪玉甫以嘗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士衡自不作者以其思親之詩也孫綽作

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庸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涪溪題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以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名後人遂以爲文潛非也

江鄰幾雜誌  
忌日當悲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幽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齊食迫有急卒必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顏氏家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二





